

秋叶集

● 费淑芬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秋叶集

费淑芬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秋 叶 集

费 淑 芬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6.75 插页1 字数10626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00

ISBN 7-5306-0725-1/1·640

定价： 3.60 元

主 编	吴泰昌
副 主 编	谢大光
	王大同
编 委	王大同
	江民繁
	沙恩存
	吴泰昌
	谢大光
责任编辑	蒋 华
特约编辑	江民繁
装帧设计	潘孝忠
封面绘图	曹启文

我想，女记者、女作家散文
笔调里的文章，一定很婉约，很
细腻，也会带些豪放。

冰



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

目 录

师 友 篇

- 3 我见到了叶圣老
- 7 记宋云彬先生
- 13 访著名女作家陈学昭
- 18 许钦文先生二三事
- 21 一颗谦虚高尚的心
- 24 不尽的思念
- 27 忧郁的笑容
- 30 忆师曼
- 38 似烟的往事
- 44 南国社的野姑娘
- 53 三访吴似鸿

旅 途 篇

- 61 春风十里扬州路
64 不是花城，也是花城
69 雨花石
72 无锡街上买泥人
74 金山寺里访法海
76 谒武侯祠赞刘备
79 青翠湿人衣
82 匆匆龙港行
87 楠溪江上浮竹排
89 老龙头记
93 “横行霸道”探虎穴
97 将军楠

生 活 篇

- 101 节日与童年
104 时近春节话当年
107 闲话香袋
110 中秋忆旧
113 茶 馆
116 鱼 簋
118 河埠头

- 121 菜场记杂
125 我的赞美
128 书长夜短
131 沉默而忠实的朋友
135 话说“说话”
138 乐在其中
141 我家的方桌
144 童年趣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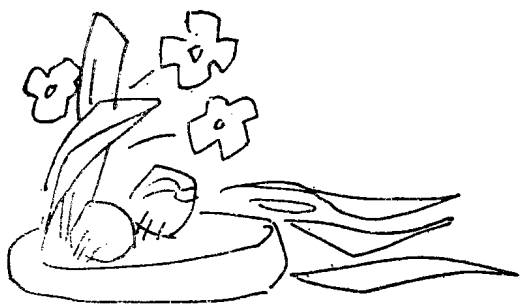
往 事 篇

- 151 若桃表婶
158 大 妈
166 桂 香
176 绮 姐
188 阿珠孃孃
196 昙花一现的五婶
203 青石难补离恨天

206 秋 叶

208 后 记

● 师友篇



我见到了叶圣老

叶圣陶先生以九十四岁高龄与世长逝，离开我们已一年了。

对于叶圣老，原来我只从文章中报端上认识，似乎“仰之弥高”，不敢希冀见面或聆教。然而因为编辑《夏丏尊文集》的关系，使我有幸见了他老人家一面。

那是1981年夏季，人民出版社考虑到夏丏尊先生是浙江籍作家，因此将原已列入选题计划的《夏丏尊文集》让给浙江出版社。我与李均生同志二人去北京接取这部书稿。

叶圣老是夏公生前的知己好友，儿女亲家，又曾合作写过不少文章，夏公弃世过早，叶圣老一直戚戚于心，因此对于夏公文章的结集，寄予极大的关注，亲自为之题签，并答应作序。这样，拜访叶

圣老当然是我们此行任务之一。

这一年，北京气候异常，酷暑胜过杭州，据说是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高温，稀疏的树叶丝毫拦不住强烈的太阳光。而叶圣老家的房屋此时正在翻修，一家人暂时移居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交通很不方便，他又没有自己专用的车子可以来接我们。当人民出版社的范用同志用电话告诉他我们的来意后，他立刻让叶至善同志来招待所看我们，转达他的意见，答应我们的全部要求。老人家唯一的希望是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这部文集的出版。这年，他已八十八岁高龄。

两天后的清早，我们吃完早餐刚从食堂出来，只见至善同志匆匆赶来，说是叶圣老来看我们，现在车上等着，让他先来看看我们在不在。这使我和李均生同志喜出望外。拔脚奔向门外，只见招待所门外的行道树旁停着一辆小车，车中一位白发老人正在向门里注视。我们毫不迟疑地跑上前去，来不及待至善同志介绍，我们就拥到车门口，老人家大概也意识到我们是谁，蹒跚着要站起来，却被我们抢上前按住了。

原来这天叶圣老是去民进中央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特地提早出门要车子绕道到招待所来看我们。没有待我们开口，老人家却先向我们道了辛苦，并

对出文集的事表示了感谢。这时我才有机会看清楚他那慈祥谦和的容颜，更使我看到了他那一双蕴涵着睿智的白色寿眉。若问这时我有什么感觉，那么用“如沐春风”这四字是远远不够的。

见面不过十多分钟，除了向他汇报有关文集的打算并征求他的意见外，无法更多地聆听教诲。对叶圣老为人谦和作风的了解，更多的还是从至善同志处得来。至善同志曾说，老人家常常告诫他们：

“心里没有东西，千万不要勉强写，勉强了一定写不好。”又告诉他们：“平时要多读书，动手写作时应该丢开书，不然，容易受束缚。”这样朴实无华的语言，岂只是对子女的家训，对我们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不都是极有价值的创作指导吗！

当我们向至善同志提出，是否能转告叶圣老给我社出一本他的选集时，一直热情接待我们的至善同志这时却为难地摇摇头说：“这恐怕不行。父亲常说他的文章只是一个中学教员的水平，不值得出集子的。有好几个出版社提出过，都被他谢绝了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《论创作》，让丁玲同志写了序，他老人家还埋怨：何必借人家的光彩来装点自己。他就是这个脾气。”

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，却使我对叶圣老的人品，更为钦佩更为崇敬了，当然不免也联想到那些

作品并不怎么样，却到处吹嘘，到处自我推销的人，面对叶圣老，将容身何处？

我们带着一大摞《夏丐尊文集》的稿子，带着叶圣老的嘱托回到了杭州。在我们的心理份量上，这嘱托比十多斤重的稿子不知要沉重多少。因此，让叶圣老能看到《文集》的出版，成了我们的动力。在编辑、出版各方面齐心协力下，总算不负所望，三卷一百一十余万字的《夏丐尊文集》如期送到了叶圣老的手中。这也使我们全社同志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1989年2月

记宋云彬先生

收到北京三联书店的友人寄来一本《宋云彬杂文集》，十分欣喜。打开那硬面精装的封面，首先映在眼前的，是宋先生端坐案前认真写作的一幅照片。我默视良久，思绪万千；再读秦似同志写的序言，心中更是不能平静。

序言中写着：“云彬并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作为一个从旧垒中来的知识分子、学者，他从思想意识到言论行动，都是值得我们赞许，值得我们纪念的。他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，可说是同心同德，一贯无保留地支持的，在他身上，真有着‘俯首甘为孺子牛’的精神，不是说‘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’吗？这八个字，从当年云彬先生的表现，可说是当之无愧了。”

“解放之后，云彬没有很高的职位，他只是住

在杭州，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。其实，这工作对他未必适合的，但他服从分配，十分安心。”

我认识宋先生，就是在他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的时候，那时他住学士路学士坊一号。我当时是《浙江文艺》的一个编辑，按现在的等级划分，他至少是厅局级的领导，而我却是个处于实习阶段的编辑，与他隔着好几级，没有工作上的直接联系。但那时浙江省文联机关的工作人员很少，没有专职的秘书和通讯员，要送个通知或什么的，总是抓我们这些青年编辑跑腿，谁有空就抓谁。跑了几次宋先生家以后，我和他熟起来了。以后，他有什么事情要办，也总是打电话给我，由我转告有关人员。而单位里也就习惯地把与宋先生联系的工作交给了我，成了我的固定任务。

也不知是自己当时长得干巴瘦小的缘故，还是什么，我总感到我们文联的正副两位主席——宋云彬先生和陈学昭同志，他们都是丰姿伟仪、器宇不凡。有时文联开会，两位主席坐在一起，一位是文史学家，一位是文学博士，再加上能说善写、诙谐幽默的秘书长郑伯永同志，他们说古论今，谈笑风生，不仅在知识学问方面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就是那神情气度，也使我们这些青年人倾倒。宋先生和学昭同志两人，同样是早生华发而气色极佳，

红白相映，更见精神。而我们坐在他们面前却显得那样没有颜色。正像观看梅兰芳演《贵妃醉酒》那样，五十岁的梅兰芳饰杨贵妃，出台一个亮相，把那些年轻姑娘饰演的宫女们全都比了下去。这是风韵，也是气质，不是摹仿得了的。

宋先生很爱整洁，注意仪表。无论在家或出外，衣履都很整齐挺括。在当时盛行的“穷光荣”人们中，显得有点突出。与他接触不多的人，以为他有架子。其实，和他熟悉之后，就能了解到他原是一位可亲的长者。那时省文联办公的地方很小，在武林路138号。一楼是会议室和办公室，二楼是编辑部，三楼就是单身汉的集体宿舍。宋先生每次来文联开会，会后总要到编辑部来坐坐，和大家聊聊天，问问工作情况，有时还讲讲他自己的 生活经历。讲得最多的是他怎样离开香港回到新中国来这一段。他讲如何摆脱特务的盯梢，如何上船，又如何换去服装，化装成船上的账房先生。当讲到最后终于胜利返回大陆时，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有时兴致浓，讲得忘了时间，总要驾驶员几次催促才走下楼去。记得有一次听说他兼任了“普通话推广委员会”主任，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因为我们觉得他自己这一口海宁官话就叫人不敢领教，于是便存心和他开玩笑。我问他：“宋先生，怎样的普通话算